

从《太平经》 看道教灾难思维模式

◎ 邢 飞

【摘 要】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，有自己对世界，对宇宙的思考，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，对灾难的形成也有自己独有的思维模式。这些思维模式，有利于人类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，并重新思考自己与自然的关系。道教的某些技术手段可能是无法行得通的，但是其思考模式确实是可以借鉴的。

【关键词】 太平经；灾难；思维模式

【中图分类号】 G05 【文献标识码】 A 【文章编号】 1008-0139 (2011) 02-0055-3

自有人类以来，灾难就伴随着我们。有的书之于史，有的却成为记忆，都融进了集体无意识中，影响着人类的发展。可见，灾难一直与人类通行，伴随人类成长。作为人类存在的对抗性力量，灾难促使人类寻找规避、克服、甚至征服灾难的各种手段。于是人类从各个方向、各种角度对灾难进行了思考，以期能够减少灾难发生的频率、范围、强度。道教亦对灾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，并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格局。道教自产生之初，就很关注灾难对人的影响，并致力于消除灾难对人类的创伤。道教对于灾难的思维方式，确有其独到之处，对于至今仍然身处灾难漩涡的人类，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。

在道教建构的宇宙模式中，人与天地构成所谓“三才”。三才相通，则灾害不生。道教经典《女青鬼律》曰：“人为中才法地则天，动静以

时通而不争，利而无害。”^{〔1〕}道经还详细的描述了“三才”的生成关系。如《混元八景真经》就有如是描述：“分积清之气为天，分积浊之气为地。天地既立，乃清上为天，重浊下为地。其轻清虽然属阳，却内生阴气，阴气下降为地，其重浊虽然属阴，却内生阳气。阳气上腾，为天始。天降地腾水火相交，阴阳相战，交气极足，方结就太丹，太阳是也。其阳被天地，运转至有金气，金气属阴，运转气足，始生太阴，月是也。自后日月交泰，阴阳相炼，其数满足，渐生星辰，自上古至今，不离天降地腾，阴阳相交，日月相合，真气生产万物，万物之中惟人最灵、最贵。”^{〔2〕}有学者将道教三才与灾难之间的关系总结为：“道教认为人是万物之灵，居于天地人三才的中位，如果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和谐，则风调雨顺、灾厄不生；如果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关系被打破，就会出现阴阳不调、水旱不适、

〔作者简介〕 邢飞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，四川 成都 610071。

灾害屡见、瘟疫横行的后果。”^[3] 这种三才与阴阳协调的思维模式自道教初期就已存在，产生于后汉的《太平经》既以此模式思考灾难。“上皇之后，三五以来，兵疫水火，更互竞兴，皆由亿兆，心邪形伪，破坏五德，争任六情，肆凶逞暴，更相侵袭，尊卑长少，贵贱离乱。致二仪失序，七曜违经，三才变异，妖讹纷纭。神鬼交伤，人物凋丧，胥祸荐至，不悟不悛，万毒恣行，不可胜数。大恶有四：兵、病、水火。”^[4] 又曰：“道无奇辞，一阴一阳，为其用也。得其治者昌，失其治者乱；得其治者神且明，失其治者道不可行。”^[5] 阴阳失和是祸乱灾害之根源，因此“正所谓以调定阴阳，安王者大术也。此乃可以转凶祸以为福，使人民更寿，何故乎？天文地理正，则阴阳各得其所；阴阳各得其所，则神灵俱大喜；神灵喜，则佑人民，故帝王长安而民寿也，可不力勉乎哉矣？”^[6] 这种基于三才、阴阳的灾异思维模式，构筑了道教的灾难思考的基本点。那是什么造成的阴阳失和呢？

这个问题在人，不在天！《女青鬼律》将天灾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归结为：“自顷年以来，阴阳不调。水旱不适。灾变屡见者，皆由人事失理，使其然也。”^[7] 可见灾异发生，并非偶然，其原因皆为人类自己的行为不端，所造成的。这类行为问题，略可分为两类：一类关乎国民大众，另一类则与自己和家人有关。造成大众广泛灾难以及大众疾苦的，基本都是帝王及其官员。这说明在古代，人民对其权利和要求，在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以申达时，采用的一种幻想式实现。《太平经》中对这样的情况有较为详细描述：“帝王治其不和，水旱无常，盗贼数起，反更急其刑罚，或增之重益纷纷，连结不解，民皆上呼天，县官治乖乱，失节无常，万物失伤，上感动苍天，三光勃乱多变。列星乱行；故与至道可以救之者也。吾知天意不欺子也。天威一发，不可禁也。获罪于天，令人夭死。”^[8] 至于平民百姓则是作恶招来减算，算尽则死，并殃及子孙后代的恶果。《赤松子中戒经》有云：“天上三台北辰，司命司录，差太一直符常在人头上，察其有罪，夺其算寿。若夺其一年，头上星无光，

其人坎坷多事；多算十年，星渐破缺，其人灾衰疾病；夺其算寿二十年，星光殒灭，其人困笃，或遭刑狱；夺其算寿三十年，其星流散，其人则死。时去算尽不周天年，更殃后代子孙，子孙流殃不尽，以至灭门。”^[9]

人的行为通过阴阳关系与灾祸相联系，构成了道教人类行为与自然灾异的互动关系。“人生象天属天，人卒象地属地。天，父也。地，母也。事母不得过父。生，阳也。卒，阴也。事阴不得过阳。阳，君道也。阴，臣道也。事臣不得过于君。事阴过阳，即致阴阳气逆而生灾。事小过大，即致政逆而祸大。阴气胜阳，下欺上，鬼神邪物大兴，而昼行人道，疾疫不绝，而阳气不通。君道衰，臣道强盛。是以古之有道帝王，兴阳为至，降阴为事。夫日，阳也。夜，阴也。日长即夜短，夜长即日短。日盛即生人盛，夜盛即鬼神盛。夫人以日俱，鬼以星俱。日，阳也。星，阴也。故日见即星逃，星见即日入。故阴胜即鬼神为害，与阴所致，为害如此。”^[10]

虽然这种将人类行为道德化，通过宗教系统将其上升到天地灾异的神学方式，在现代社会看来已经属于不经之谈。但是，道教这种思维模式确有其深刻的启示作用。在灾难频发的今天，依然值得我们思考。因为，诸多的灾难确实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行为不当所造成，甚至是人类无法满足的欲望所致。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道教的这种思维模式，确实有很好的指导作用。

在道教来说，攘除灾难的方法比较多。以道教法事攘灾除魔是最基本的方法。因此，在《道藏》中记保存了很多这类经书，记录了历代道士帮助多灾多难的古代人民与灾难斗争的经历。但是，《太平经》却独辟蹊径，采用了与道教传统法事攘灾除魔方式有所不同的方法。太平经在应对灾害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到的“乐”的观念。并辟有专题《以乐却灾法》来讨论，如何用“乐”去消除灾。基于灾害是阴阳失和所致，因此，《太平经》曰：“夫乐于道何为也？乐乃可和阴阳。”^[11] 又云：“故乐者，天地之善气精为之，以致神明。”^[12] 又

曰：“诸乐者，所以通声音，化动六方八极之气，其面和则来应顺善，不和则其来应战逆。夫音各有所属，东西南北，甲乙丙丁，二十五气各有家。或时有集声，相得成文辞，故知声。聆声音以知微言，占吉凶，举音与吹毛律相应，乃知音弦声，宫商角徵羽，分别六方远近，以名字善恶云何哉？精者，乃能见其精神来对事也。故古者圣贤调乐，所以感物类，和阴阳，定四时五行。”^{〔13〕}将天地阴阳，以致灾异祸福归结为“乐”确有夸大了乐的功效之嫌。但是，《太平经》通过“乐”这个概念，所表述的阴阳相合，天地康泰情形，确实是一个灾异不生，人民安乐美好图景。“乐，小具小得其意者，以乐人；中具中得其意者，以乐治；上具上得其意者，以乐天地。得乐人法者，人为其悦喜；得乐治法者，治为其平安；得乐天地法者，天地为其和。天地和，则凡物为之无病，群神为之常喜，无有怒时也。是正太平气至，具乐之悦喜也。”^{〔14〕}乐所带来的喜悦，依照所得到的层次不同，而有不同，最高一层当然是天地乐。“故元气乐即生大昌，自然乐则物强，天乐即三光明，地乐则成有常，五行乐则不相伤，四时乐则所生王，王者乐则天下无病，行乐则不相害伤，万物乐则守其常，人乐则不愁易心肠，鬼神乐即利帝王。”^{〔15〕}《太平经》特别注重“乐”的功能，并将其与阴阳五行等结合起来，完成其神学系统的和阴阳、调五行，最终达到人民安居乐业，灾害不生的效果。

在后汉人类认识自然水平不高的年代，采用

“乐”的方法，去除灾害，看似荒诞。剔除这些技术层面的问题，我们深入道教理解世界的思维模式来看，道教的思考确实有其指导意义。首先，

“三才”的思考方式，将人与天、人与地并列起来看待，也即是人的活动，不仅仅影响人本身，亦会对天地万物造成影响。人不能再忽视自己的行为，有些行为可能会对自己和他人，甚至是社会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。人必须检省自己的行为，否则无端的过错会对社会 and 他人招来灾祸。“三才”的这种思维模式，不是将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，而是把人融入天地，构成一体，三者互动，这种思维方式，与征服自然等思考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第二，虽然“乐”的这条路径基本是行不通的一个方法，但是，它提示我们：在灾难发生之后，采用和阴阳，疏通阴阳关系的方法确是实值得借鉴的。阴阳可以理解为两个股对立的力量，相互制约，共同生长。如果有一方过于强大，打破原有的平衡，就会有灾难发生。沿用道教的这种思维模式，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诸如，低碳环保、节能减排等这些政策了。我们人类的这些努力，都是企图减小过于强大的“阴”或者“阳”的势力。以控制强大一方为手段，达到阴阳调和灾害不生的目的。可以说，道教的某些技术问题，在今天看来或许是可笑的，但是他的思维模式确实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and 学习的，直到今天，道教的思维模式依然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和意义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〔1〕道藏第18册[M].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. 249.
- 〔2〕道藏第11册[M].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. 434-435.
- 〔3〕张崇富.从道教看“非典”[J].世界宗教文化，2003. 2: 54.
- 〔4〕〔5〕〔6〕王明.太平经[M].中华书局，1960. 3, 11, 170.
- 〔7〕道藏第18册[M].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. 249.
- 〔8〕〔10〕〔11〕〔12〕〔13〕〔14〕〔15〕王明.太平经[M].中华书局，1960. 23, 50, 13, 183, 586, 13-14.
- 〔9〕道藏第3册[M].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. 445.

(责任编辑 苏 宁)